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八美圖 第十五回 挾微怨擂台比賽 懷舊恨船中喧嚷

樹春同眾姊妹見閒人一哄而去，說要齊去看打擂台。眾姊妹和小桃、樹春、柳興一齊上岸，跟了眾人來至台前。聽得三聲炮響，台上閃出一位英雄，大眼粗鼻，頭帶大紅海青，氣宇昂昂，威風凜凜，耀武揚威，高聲大叫道：「俺宋文賓今日設此擂台，與天下英雄交手。杭州柳樹春，來也不曾來？嘉興八美人，到也不曾到？若到來，速速上台交手。」只見東首人中一聲大喝：「鐵門門宋文賓不要誇口，你爺來也！」

即縱上台與宋文賓交手。不及數拳，被宋文賓一把抓住道：「這不中用狗才，也污俺的手。」

望台下一撩，掉將下來。跌的疼痛難當，爬不得起來。只聽見宋文賓又高叫道：「下面可有英雄好武藝高強者，快快上來與俺交手。」

又聽得眾人中喊一聲：「俺李大成來了！」

那人生得身長腰大，濃眉暴眼，飛身一跳，上了擂台。宋文賓接住，兩下各立身勢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鐵門門氣力果然高強，李大成一時招架不住，被宋文賓使了一個「老虎扒潭」，把手一揚，飛了一腳，將李大成踢下擂台去。再說華愛珠看見，心下沉吟，我看宋文賓拳法精通，果然有些本事。如今連敗了數人。柴素貞亦在想道：「以我看來，宋文賓拳法亦只平常，待我與他交手。管教他必敗。只是不好爭先。」

田氏姐妹也想著：「我們一時高興而來，如今看他這般光景，料難勝他。」

素娥道：「既已到此，打他過更好，倘然打不過，也是必要打的。」

翠娥道：「哪一位哥哥先請。」

愛珠道：「隨便罷了。」

樹春笑說：「自然從長而下。」

愛珠便把身子一跳，上了擂台，與宋文賓交手。但見二人一拳一揚，一踏一起，一邊使了九龍入海，一邊使了二虎扒山；那邊用下丹鳳點頭，這邊還了仙鶴搶桃。宋文賓抖擻精神，全然不怕。柴素貞見愛珠打他不過，搶上台來。愛珠看見素貞上台接打，便下雲梯而來。花少爺與宋文采在台後觀看，見宋文賓連敗數人，洋洋得意。宋文采心下想道：「我看方才與我弟交手，那穿天藍的，好似大鬧龍舟八美中的姊妹。為何今日打扮男妝？必是提防打敗要瞞人眼，故此敗將下去，有這穿紅的來幫扶。」

那柴素貞與宋文賓交手，打得氣喘吁吁，幾乎措手不及；幸得素月登台接住，柴素貞方才下台。那素月亦不是宋文賓的對手；素月上台，也不能取勝。陸氏雙娥亦只平平，難以取勝。無非保不跌下台來，就算好本事。小桃怒氣沖沖，也上台而來。與著宋文賓交手，如龍爭虎鬥一般，台下閒人喝采。宋文賓已是鬥過多人，一時有些力怯，手裡略鬆，汗流滿面。宋文采恐其有失，便寬下海青，大喊一聲，上台接住小桃。宋文賓見宋文采接住，便在台旁觀看。柳興在台前看見小桃不是宋文采對手，即亦飛身上台，用了猴拳，與宋文采兩邊交手。小桃便從雲梯下來。此時已是申牌時候，花少爺觀看日已西沉，傳話兩邊住手，明日再打。柳興道：「不見輸贏，終不住手。」

宋文采亦怒道：「料你有多大本領，俺也不怕。」

二人不聽花少爺之言，抖擻精神，各逞手段。柳興的猴拳，果然高強，宋文采倒有招架不住之勢。宋文賓看見，忙跳出台前，耀武揚威，兩邊拱一拱手道：「今日俺家連敗數人，並無有一個對手。天色已晚了，如有英雄，明日再會。」

說罷兄弟二人各退台後。花少爺大喜，吩咐家將備馬回府。台下之人，紛紛而散。柳興下台向樹春道：「小男的猴拳實在好，打了他顧上不顧下。大爺為什麼不上台發一把擒拿手法，將他兩個狗才倒翻下來？」

樹春道：「他們有百日擂台，何在今日就將他們打敗？明日再打他們未遲。」

小桃叫說：「大爺回船去罷。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不必船中去，有什麼言語，我們從岸上回去，明日仍在此間相會便了。」

樹春依言，便拱一拱手道：「眾位請了，明日再會罷。」

眾姊妹亦拱手道：「請便。」

各各分頭回家。六位姊妹回至船中，俱不悅道：「我們嘉興八美，頗有名色，今日打敗，真正不得自解。」

田素月道：「我們明日再來，必要勝他才好。」

愛珠道：「明日來便來，且慢上台交手，待等柳樹春上台，若能取勝他，也算挫他銳氣了。」

柴素貞道：「姐姐說得有理。如今回家，在母親跟前，只說打勝了的話，不可實說。」

愛珠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船到後門，已是黃昏時分，眾姊妹上岸回家。卻好華鼎山在中堂，夫妻二人飲酒，一時不見愛珠、素貞，便問田氏道：「這兩個妮子，想是怪我，為何不來？」

田氏道：「女兒們怎敢怪你！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小桃喊將進來「鐵門門打壞了」，後面隨了六位姑娘而來。華鼎山一時看不明白，慌立起身說道：「怎麼事，來這般後生？」

六位小姐免不得上前見禮道：「女兒們打擂台回來了。」

華鼎山方才明白，笑結了肚腸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女光棍扮做「賊腔。」

太太問道：「今日打擂，誰敗誰勝？」

眾位應道：「今日打擂，女兒們勝了。」

太太道：「既然勝他就好，快去換了衣服。」

眾姊妹各歸樓房，卸下男妝，依然打扮女妝，來至廳堂，一齊坐下飲酒。再說樹春回至張家，來到書房。永林一見樹春回來便問：「舅兄今日打擂，可取勝麼？」

樹春應道：「不瞞姐夫。今日四方豪傑皆多，小弟不曾上台交手。明日再去未遲。」

永林道：「舅兄明日若去，須要小心。」

樹春答應曉得。郎舅二人就在書房飲酒閒談，那張金定聞知樹春打擂，卻不知打擂事情怎樣。忙打發丫環到書房打聽，柳興便將眾位小姐如何打扮男妝，如何打擂，細細說與丫環知道。丫環回復金定，金定聞言想道：「今日她們幸得改妝前去，若不然，一齊盡出了丑，但願柳郎明日得勝回來，我方安心。」

再說花家罷擂回府，兄弟二人，說說談談，開懷暢敘。宋文賓道：「哥哥，我看七個穿箭衣的後生，必定是那八美打扮來的，為什麼柳樹春不來？」

宋文采道：「就是柳樹春來，我們何足為懼？」

二人言談，直至三更，方才罷飲安睡。到了次日天明，各人吃了早飯，俱各動身。不約而同，齊至花家莊。又說那華鼎山一向在隆興當裡多時，直至前日方才回家。聞說花家莊高結擂台，心中卻也有意要往一觀。那日早早起來，忙用了早飯，也不帶家人，

自己獨行。只見街坊上面，閒人擁擠不開，又見前邊一人好像沈員外，急忙趕上一看，果然是沈員外。二人相見，雙雙作揖。沈員外問道：「鼎兄今日何往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小弟一時高興，要去花家莊看看打播，鳳棲兄如今一同去看罷。」

沈員外道：「我們是老人家，恐擁他們不過，反被跌倒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我家兩個妮子，與眾位姊妹，在大沙飛船裡備酒。我同鳳棲兄齊去船上吃酒好麼？那般女光棍倒像無爹娘管轄的一般，無法無天，扮做男客。」

沈員外道：「怎好扮做男人，倘或被人看出來，可不要笑死了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鳳兄若不去，我與你同到船中看看，實是好笑，倒要算嘉興一場勝事。」

沈員外笑道：「有這等事，倒是異文小弟奉陪。」

二人手挽手一齊同行。再說六位小姐的船，依舊泊在百步橋邊，柳樹春、柳興趕早到花家莊，只見這些閒雜人等，來往不絕。花家教師尚未到來，樹春叫柳興道：「我們且到別處閒話一回罷。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，船裡不要去的，為什麼昨日也不留我們吃酒！」

樹春罵道：「多言，如此小兒。」

二人信步來至東邊，見百步橋邊，泊了只小沙飛，居中一隻大沙飛，樹春近前一探，果是眾位姊妹。即跳過船來，大家俱站起身來作揖。樹春道：「今日待愚兄先去交手，管教打得他落花流水，方見我手段。」

六位姊妹笑道：「哥哥曾經大鬧三山館，嘉興地方盡皆慕名，何必怕他？」

小桃戲言道：「南河裡看龍舟，這更是幕名的。」

不提船中閒話，且說華鼎山挽了沈鳳棲，二人一直來至百步橋岸邊，沿塘細認。內中一隻大沙飛，華鼎山望見，便拉沈員外道：「鳳兄，在這裡了。」

船上水手認得是華鼎山，便上船問說：「老爺要上船來麼？」

華鼎山與沈員外正說得高興，聽不見水手問他的話。小桃聽見，探頭一看，嚇了一驚道：「呵呀，老爺來了。」

華鼎山聽見說道：「為什麼事叫我？」

六位姊妹一齊著驚，樹春一時如泥塑木雕一般。欲待躲避，又無處藏身，只得站在旁邊，不敢作聲。六位姊妹上前見禮，樹春亦深深作了一揖。華鼎山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卻有些面善？」

小桃應道：「老爺為何不認得張金定小姐？如今一同打扮，要去打播。」

華鼎山說道：「原來就是張金定，我倒認不清。」

因拉沈員外的手道：「鳳棲兄，你是認得的。」

沈員外道：「認倒認得，只是她已有病，為何亦來在此，且又並無病容。」

華鼎山心中疑惑：鳳棲兄說得是，前日病體甚凶，為甚她全無一些病容。看來又有些面善。一時想來想去頓悟，高聲怒罵：「這人我認得了，就是當移墨珠的柳樹春。前日打得我屋裡七顛八倒，目下我恨氣尚未消除，你還敢到此開心作樂，男和女雜？鳳棲兄快來，快將他剝去小衣一看便知。」

樹春此時縮在旁邊，把腰曲彎，口內連聲說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」

華愛珠即上前道：「爹爹，此人正是杭州豪傑柳樹春，他到此亦要相約前去打播台的，並無他意。」

華鼎山說道：「如此說，播台上有句云：拳打杭州柳樹春，為什麼不去打播台，來此男和女雜，是何意思？」

樹春聽見愛珠之話，又見鼎山說此句，便乘機應道：「只為花家還有一句話，說腳踢嘉興八美人，故來此船中相會，無非談論幾句拳法，相約打播，果然眾位姑娘實在精通武藝。」

沈員外聽見，一時觸動心事，滿腹恨氣，便起身告辭道：「小弟失陪了。」

華鼎山拖住不放：「為什麼不曾吃茶，就要回去？」

沈員外應道：「小弟實在的不耐煩，所以要回去。」

華鼎山只得放手，相送到船頭，翻身入艙坐下，一時轉念為喜道：「柳朋友請坐，目下嘉興地方，傳說有見一個柳樹春杭州人，真是英雄好漢。六里街大鬧三山館，打退鐵門門，本事高強！不期就是朋友，多有得罪，幸勿見怪！要相請到舍下一敘。」

樹春道：「多謝老先生盛情，晚生自當造府進謁。」

只見柳興跳過船來說道：「大爺，鐵門門來了，快些去罷。」

樹春連忙起身，把手拱一拱道：「眾位請了。」